

天啊！他竟是那个当众掠夺她初吻的陌生男子——

月凌情

龙门新娘

花心

情话

009

第一辑

主编·叶雯

大众文海出版社

龙门新娘

月

内容

她肯定叱咤商场的龙隼鸿，若不是貌似秃鹰，便是状似异形，否则他何必无耻到利用她家的“经济危机”，藉机逼婚？！不行！她绝不能屈服于恶势力，她要据理力争！但，天啊……他竟是那个当众掠夺她初吻的陌生男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向来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在碰上她后全数瓦解！？难道是因为她的美丽、聪明？还是她在心底引发的无限怜惜？瞧她视“龙门少夫人”宝座为沼气毒窟般的厌恶，更掀起了他前所未有的征服欲望，决定了，就是她——他的龙门新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门新娘/月凌情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1

(花心情话系列·第1辑/叶斐主编)

ISBN 7-80171-034-7

I. 龙…

II. 月…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399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套

ISBN 7-80171-034-7/1·23

定价:144.00 元(全 32 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编 者 语

曾经，周华健的《花心》唱遍神州；曾经，《泰坦尼克号》爆棚世界票房；曾经，戴安娜的《风中之烛》全球卖断市……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爱情而狂疯的。静思下来，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不管是在哪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

因为爱，所以爱，爱情不需要理由，爱情没人能掌握。这自古以来，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有男女，就会有发生的情事，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她还是会重复上演。有人经历了一次，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更有人屡试屡败。于是，“曾经拥有”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爱是神圣的，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然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凡人如此，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所以，“花心”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永远谈不

完的话题。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从前的社会，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到了现代，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真的好悲惨！”——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专一的男人，世上绝少，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兼收并蓄，左拥右抱。”——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贾宝玉性格”来！

当然，我们不赞成泛爱，泛爱引致滥交，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但是，“花心”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回避是不真实的，故《花心情话》系列推出的内容，集有古今传统、怪异、轮回转世、时光倒流等各型。千奇百怪，无奇不有。

爱情故事人人会写，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而《花心情话》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是那么刻骨铭心、锥肤刺骨。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就是爱。

《花心情话》系列以新的格局，新的创意，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

2001.11 叶 5

第一章

看着穿衣镜中那身裹白色露肩丝质礼服的自己，抚摸着白皙细嫩的肌肤，盯着镜中所呈现的绝美五官，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有着美丽容颜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愉悦的事，然而她的嘴角却隐约露出一丝讥讽。她知道拥有美丽的外貌对公司业务是有着极大的推助力，但是，却也在无形中阻碍她攀向事业的高峰。因为——她所有的努力会让她的美丽遮上阴影。

人们都认为美丽与智慧是不可能并存的，而他们也是以这样的眼光在看自己的。对于如此想法，她感到可悲！

盯向一旁的奖座，她的嘴角也扬起嘲讽的笑容。今天，她终于凭藉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大众的认同。她的心情是激荡的，因为她是最好的。

广告界一年一度的盛大颁奖典礼，终于完美落幕。对于 JOY 能以黑马之姿拿下最佳创意的奖项这件事，早已在同业的意料之中。只是在市侩的商场上，在阳盛阴衰的行业里，JOY 的能力通常会被忽视，因为他们注

视的是她那一张美丽的脸孔。

美丽的女子总是神秘。她从不主动谈起自己，对于所有人的好奇总是一笑了之，甚至是中文姓名也从未公开过，如遇有人再三追问，她总是冷颜道：“I am JOY！”

他们对她的美丽与神秘迷恋不已，希望能再见到她的出现，只是等候许久却未见其芳踪。

“JOY 来了！”先发现她到场的宾客发出一声惊呼。

众人纷纷转头朝入口处看去，许多惊艳的目光全聚焦于她的身上。

轻踩着婀娜的脚步，JOY 风情万千地出现在大会主办的酒会入口。

环视会场四周，她深邃明亮的双眸透露着一股自信神采，对于来自周围钦羡与爱慕的眼光，JOY 只是微微的一笑。

一看到她窈窕身影出现在会场入口，正周旋于客户之间的林主任立即奔向前去，二话不说就把她给拖到一边。

“JOY，你可终于来了！下次麻烦你准时一点好吗？”林主任一开口就是抱怨她的晚到：“你不知道他们有多烦人，不断在追问你这个最佳创意得奖人怎么还没有到场。”他拿出手帕擦拭着汗水，一边看着陆续朝他们走来的绅士，纳闷地说出自己的疑问：“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他们是为了广告才找上伊枫，还是为了你这位号称全球最美丽……”

“你这是在贬他们好色还是在夸我？”她打断林主任尚未说完的话，挑眉问道。

“嘿……我说得有这么明显吗？”他搔着头笑道。

“有，你左脸写着 JOY 是花痴，右脸写着客户是色狼。”

“不会吧！我怎么可能这么直爽，通常我都会加以掩饰的。”林主任佯装吃惊地说道。

“我可先提醒你，今晨代理商已经等你很久了，自己多注意点。”林主任笑着一边闪躲 JOY 落下的粉拳，一边偷偷指着会场中正朝他们快速走来的一位西装笔挺却留有一头长发的男子。

顺着林主任所指的方向望去，她就看到那个长得比女孩子还要漂亮的代理商已经朝她走来。一想到要和个性别不明的人说话，她的汗毛就全都竖了起来。

“他那高八阶的音调我不敢领教，还是帮我打发他走吧！”她丢下一句话，便转身迎向另一群人。

穿梭在各名牌代理商与广告同业之间，JOY 总是带着甜美的笑容，温柔而周到地与每一位在场来宾寒暄；她是不喜欢这种商场应付，但如果是为了事业，她愿意做部分的退让。

在致完词接受了现场来宾的掌声后，JOY 找了空档躲到一个能全观会场的角落，她轻轻地拍拍已经笑得有点僵硬的脸颊。

看着眼前的盛大庆祝酒会,JOY 回想起以前——

自从大学毕业,她就进入父亲的伊氏企业当特别助理,负责推展公司所设计生产的瑷伦服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与分析后,她大胆地将瑷伦服饰风格作大幅的变动,将客户群由原来的青春少女转移到拥有庞大消费能力的成熟女子身上;不知情的人以为她要放弃那些少女客户群,然——事实却是少女终有走人成熟的一天,只要瑷伦服饰求新求变时常留意市场走向,现今的少女族群也会是瑷伦服饰未来的消费客户。

或许是父亲在工作中查觉到她的行事原则向来不按牌理出牌只凭直觉动作,也发现她心思细腻、想法新异,非常适合走广告创意这条路,就大胆的将伊氏关系企业中的伊枫广告交由她统筹管理,虽然她害怕失败,但是她仍愿意放手一搏。

而伊枫广告当时除了瑷伦服饰的合约外,并无其他案子,所以她主动争取国外的服饰广告企划,为公司另创新机。像依儿吉丝服饰就是她拿着企划初稿,以其专业知识,努力不懈地对着代理商详细解说广告理念所争取而来的合约。

她还记得,当父亲得知她想争取依儿吉丝的广告时,有点难以相信她竟然对广告有如此强烈的企图心;因为依儿吉丝的代理商之前都有固定的广告公司在配合,想突破它既有的关卡,恐怕不怎么乐观,何况她又是初入社会的新鲜人;如果她肯对外公开自己是伊氏第二

代的身份,也许还有些许的竞争机会,只是——

从一进入伊氏企业,她为了做事方便,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要求父亲不要公开她与伊氏之间的关系,而她的名片上也只是印有 JOY 这个英文名字而已;就这样,当她终于过关斩将,强力地将伊枫广告打入依儿吉丝的代理商心中时,那份胜利的喜悦让她一直回味至今。

一想到那天众人崇拜佩服的眼光,她就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有了代价。

她当然知道在父亲企业的护卫之下,自己的前途将更为宽广而无障碍,只是她更想靠自己为伊枫广告另造出一番局面,而事实也证明即使她隐瞒自己与伊氏的关系,一样可以在广告界闯出一片天地。在没有伊氏第二代身份的护航下,她——伊涵蓝一样是最优秀的。

这天她心情沮丧地走在马路上。因为——

最近公司刚接了一支代理法国唇膏产品的广告,需求的对象是年龄二十五到三十五岁之间的都会女子,所以她希望主角的人选也是处于在这年龄间;可是——客户却要求起用十八岁的新人。

在林主任告诉她龙门集团的这个要求时,她的直觉反应是:我的天! 十八岁怎么可能表现出那股都会女子的成熟神韵?

伊涵蓝走过马路,一边嘀咕着:真不知道那个龙门

首脑在打什么主意？该不会是想老牛吃嫩草吧？她不屑地撇撇嘴角，在心里咒骂着：棺材都进一半的人了还这么贪色……

每当遇到难题，她总是会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这时抬头一看，伊涵蓝发现自己竟然晃到了火车站。

她买了到罗东的来回票，跟着人潮进入等待的月台。

当站立于四周的旅客对她投以好奇惊艳的眼光，涵蓝选择忽略而随意地拨弄着长发。她拿出刚买的杂志随意地翻看着，偶尔抬头往窗外瞧去；看着快速倒退的窗外景物，她的脑子里想的是：一张稚嫩的青春脸孔有着唐突的成熟神韵。

她忍不住呻吟一声，光想到这样的组合她都已经可以感受到失败的逼近。

利用短暂的时间，涵蓝在罗东车站附近悠闲逛着。

她享受着与台北绝然不同的乡村气息。

在她搭上回程自强号，找到车厢座号，看见另一边坐的是一位面容慈善的老奶奶及可爱的小女娃时，涵蓝露出微微的笑意与她们打招呼。

老奶奶和善点头回应，而小女娃见到涵蓝的甜笑，马上回予她一个特大的纯真笑容，教涵蓝真想趋前将小女娃抱进怀里。不过她注意到位于自己座位旁边身着中山装的中年男子，似乎对她有着警戒的态度，教她也不好意思打扰；也许是她们的家人吧！涵蓝心里想着。

沿途她依旧看着窗外，瞧着远山的绿树，然而她的脑子里还是无可避免地想着：该用什么办法来说服龙门集团放弃指定的主角？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女孩如何能诠释成熟女子的心思？未经社会的历练又如何能表现唇膏的成熟与诱惑？她实在是无法想像。

不管了。再这样想下去也不是办法，干脆找个时间直接和龙门集团沟通，如果龙门不答应退让，大不了伊枫广告不接这笔生意，伊涵蓝下定决心。

突然身边传来了些许的骚动，涵蓝转头看去发现有一位青年指着车票上的号码，直指老奶奶坐了他的位置，正不客气地要她起身。老奶奶一脸茫然站起让出座位。

中山装男子一见有人打扰，随即要求拿过那青年的车票一看，发现是从台北才有座位的票后，立即礼貌地要他站起来。

“这位先生你好，我是老沈，这个位置目前是我家主人的，请你让一让。”

“你算什么东西？敢管我的闲事？”他横眉竖眼狠着口气说话。

老沈试着与对方解说票根上的注记，希望对方能发觉自己的错误，谁知他根本就听不进老沈的话。

这名青年一脸蛮横表情，就好似街上混混，说什么也不肯让，老沈见与对方讲理没用，气得是满脸涨红。

“小沈，退下。”宏亮的声音由老奶奶口中传出：“让他坐。”

“这——老太君？”老沈强压抑下出手的动作，一脸愧疚：“都是我不好。”

“老奶奶，我到台北就要下车了，这儿您先请坐。”涵蓝来到她的身边，指着自己位置。

“这？不太好意思，我们也是到台北下车的。”她看着先前一上车就主动对她们微笑的女孩。

“那您就更要坐下了，不然——其他的人会认为我跟旁边的这位先生一样没有礼貌。”涵蓝边说边扶着她到自己的座位。

“那，就不好意思了。”

“您坐。”涵蓝露出甜甜的笑容。

老沈见涵蓝自动让位，态度马上和善许多，对着她点头一笑。

“沈叔叔，还是你去跟那个人一起坐，让小妹妹过来这里。”她指着故意装睡的混混：“现在小孩子学习能力强，会有样学样的。”

“是的，小姐。”

“妹妹叫什么名字？”涵蓝温柔地问。

“阿姨，我是丹芸。”

丹芸表情畏怯地看着坐在旁边的人，她对刚刚的情景还有点害怕，而且那个人的脚伸得那么长，她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出去。

“为什么叔叔要抢我们的位置？”她噙着泪水问涵蓝。

听到丹芸的问题，涵蓝示意老沈坐回原位。

“这我也不知道。不过——”她的声音足可让前后的人听得一清二楚：“有可能是他书没有念好，学校没有教好，爸妈也没有把他管好吧！他这样是不对的，你不可以学，知不知道？不然大家就都会讨厌你。”涵蓝看到对方已经张开眼睛在瞪她了。

“不要，我不要和叔叔一样被讨厌。”她的头有如拨浪鼓般地摇着。

“丹芸放心，对不喜欢的人你都还会以叔叔来喊他，这就表示你是一个很乖也很懂事的小孩子，大家都会喜欢你的。”涵蓝赞许着。

听到阿姨对自己的赞美，丹芸开心地说：“谢谢阿姨的夸奖。”

“其实，就算我们买的是有座位的票，在看到一些长辈时，还是得看情形让位。”涵蓝看着对方已涨红的脸色：“从基隆到台北也不过几站，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坐这短短的车程，就让大家留下坏的印象。”涵蓝自顾自地说着，也不管他是不是会突然一巴掌就朝自己打来。

“阿姨，叔叔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好像生气了。”

“生气？怎么会？”涵蓝当然也看到对方难看的脸色，但是一样接着说道：“有时候，我们就要有敢做敢当的魄力，既然做了就不要怕被别人批评，这样会显得很

没有风度。”伊涵蓝以一付鄙视的眼光看着那名显然已快被她激怒的人：“不过，反正抢位置的事都做了，有风度可能也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坐在一边的老奶奶听着她们的对话，暗中替她捏了一把冷汗，万一那个人恼羞成怒，对她作出不利的举动，那可怎么办呀！

他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以前这么做的时候，从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今天他居然让人给修理了，看她一付柔弱的样子，说起教来却像是三娘教子一般，他目光恶狠地瞪着站在旁边的黄毛丫头。

“你以为你是谁？讲话这么大声，小心没人要嫁不出去。”他的口气很凶悍。

“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想娶我的人现在已经从台北排到高雄去了，所以——这事就不劳你担心，你还是烦恼一下自己，先生。”涵蓝轻松地说着。

“我女朋友多的是。”他心虚地说。

“不会吧！你有女朋友了？”她故作惊讶，停了几秒钟：“怎么啦？她家缺水吗？”

“啊？缺水？”老沈听着听着忍不住发出疑问。

“呵呵呵呵……”老奶奶忍不住大笑起来：“她指得是没水准。”

“你……你……你够毒！”他气得口吃。

看见众人对他讪笑的表情，他气急败坏地想尽快离开这节车厢。临走前还回过头凶恶地丢下狠话！

“出门给我当心点！”

“你放心，我出门都很遵守交通规则的，倒是你——”涵蓝话中有话地说道：“看你心情这么恶劣，不妨去买一束白玫瑰消消气。”

“白玫瑰？”

一听到白玫瑰这三字，他吓得脸色发青，连滚带爬地仓促逃离她的面前。

涵蓝睁大眼看他跑得像是被鬼追一样。

她真不敢相信“白玫瑰”三个字居然这么好用。吐了吐舌头，涵蓝有点罪恶地看着被吓跑的背影。幸好他跑得够快够匆忙，不然她还真担心得付受惊费。

看他跌撞逃离的背影，她不禁想到刚认识玫瑰的那段日子——

从大一开始，她和玫瑰就是同班同学，但因玫瑰的行踪过于神秘，前两年同班下来她们几乎不曾说过话，有的也只是点头而已。因为——

玫瑰总是冷着一张容颜笑看人间，对她这种处处过于自我保护的行为涵蓝很难以接受，也因为这样她们之间可说是没什么交集。

玫瑰无形中所透露出来的自信与冷傲，让许多人对她感到好奇，曾有人猜测她极可能是黑道家族的一分子，却始终无法得到印证；就这样，总是一身白衣的她，因为其独特的神秘行为及令人无法忽视的高傲神态，使得“白玫瑰”三字在校园中渐渐传开。

但是从大三开始，她对白玫瑰的看法完全改观了，她永远也忘不了玫瑰以其惯有的冷漠态度，为她挺身而出的那一天——

星期三下午，涵蓝就如同以往一样，到学校附近逛书店，当时有人故意推了她一把，让她一时失去重心地往另一人身上倒去，在慌乱中她刚想向被她撞到的人道歉时，抬头一看，那是一双邪恶的眼睛，她不安地转过头就瞧见推她的人正站在一边，眼神暧昧而猥亵。

就在她想赶快逃离这两个人时，他们却又不约而同地阻拦她的去路，教她惊慌不已，她求救地望向旁边的顾客及工作人员，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帮她，眼看那两名恶棍就要对她伸出魔掌。

这时有人拍了她的肩膀，她回头一看，映入眼帘的是那位冷傲的白玫瑰。玫瑰牵起她的手，脸上露出冷冷的笑，对阻拦走道的两人道：“谁敢挡我白玫瑰的路？”玫瑰也不过就说了这一句话，两人的脸色马上一变，惊骇地冲出书店。

自从那件事情之后，伊涵蓝打从心底的对玫瑰崇拜不已，和玫瑰相处的时间也就越来越长，在对玫瑰的了解渐多时，涵蓝开始欣赏她那如同白色玫瑰般高雅冷彻的姿态了。

玫瑰就曾告诉过自己，如果哪天在外面遇上麻烦，不妨先请对方买一束白玫瑰；当时自己还对她说不以为然，一直以为她是太喜欢白色玫瑰花而产生自恋情